

天宝三载 长安一梦

去年,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热播。在这个以唐代为背景的历史故事中,一切都发生在天宝三载正月十四至正月十五的十二个时辰内。

天宝三载的长安,一切都没有走到极点。

□ 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制作的唐长安模型

宋代宋敏求《长安志》记载,长安“外廓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,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”,1957年考古实地探查显示东西长9721米,南北宽8651米,是古代世界第一大城市。最重要的主干道朱雀大街,宽147米,可见朱雀大街与今天的长安街相比也毫不逊色。长安的109坊,在宫城和皇城的俯瞰下,“百千家似围棋局,十二街如种菜畦”,每日早朝,黎明前的黑暗中“遥认微微入朝火,一条星宿五门西”(白居易《登观音台望城》),执着灯火的百官,把天上的星宿也带到了凡间。于是这长安,不知是天上,还是人间。

泱泱长安,人口也堪称大观。对长安人口的估计

有多种,从50万到180万不等。在唐人的写作里,“今京师之人,不啻百万”(韩愈《论今年权停选举状》),“城中百万家”(元稹《遣兴十首》)。甚至显庆元年,高宗为大慈恩寺颁发御制碑文,“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”(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九)。不论真假,繁盛之感,可鉴于战国时的“车毂击,人肩摩,连衽成帷,举袂成幕,挥汗成雨”(《战国策·齐策一》)。熙攘之声,耳边犹闻。

生活在长安,买得到整个世界。东、西市颇为不同。东市多高官显贵,“四方珍奇,皆所职聚”(宋敏求《长安志》),而西市则靠近长安的西大门金光门,沿丝绸之路而来的胡商多落脚于此。1962年的发掘甚至在西市遗址上发掘出了骨饰、料珠、珍珠、玛瑙、水晶、金制饰品,大概是当年西域珠宝店的遗迹。西市附近的布政坊、义宁坊、醴泉坊、崇仁坊,皆有祆祠、胡寺,在长安,不只吃得了胡饼,看得了胡舞,听得了胡乐,买得了西域珍奇,更是不出长安,遍览异域风情。不要惊讶于剧里为什么会有昆仑奴,为什么会为祆教、景教,因为,这就是长安。

盛唐盛唐,没有诗,怎么称得上盛唐?何监的原型贺知章,自号四明狂客,在这一年告老归越,玄宗御作诗歌送行,又命百官饯于长乐坡,当年,贺知章离世。“醉后属词,动成卷轴,文不加点,咸有可观”的他,为我们留下了“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名句,也为我们留下了李白“谪仙人”的称号。在剧中被抢了绿眉毛,又被烧了诗囊的岑参,正是在这一年进士及第。就连一出场就被狼卫击杀的老头焦遂,也是诗歌里有名有姓的人物——饮中八仙之一的焦遂,“焦遂五斗方卓然,高谈阔论惊四筵”(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)。
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堪称奇观的灯宴于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前举行,这两座建筑在历史上都真实存在。“勤政务本”当然寄托了唐玄宗勤于政事、关注农事的意愿,而花萼相辉楼则典出《诗经·常

棣》中“常(棠)棣之华(花),鄂(萼)不韡韡(wěi wěi,光明之意)”一句,寄托了“凡今之人,莫如兄弟”的愿望。唐朝名臣张说曾参与正月十五兴庆宫的官宴,在花萼楼前观灯,不禁作诗感慨:“花萼楼前雨露新,长安城里太平人。龙衔火树千重焰,鸡踏莲花万寿春。”(张说《踏歌词》)这正是唐朝盛极一时的模样。

然而,天宝三载的长安,也暗藏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危机。《新唐书》里称对大唐威胁最大的是“突厥、吐蕃、回鹘、云南”(《新唐书》卷二百一十五),尤其是其中的突厥。突厥在隋唐之初不容小觑,李渊在反隋之初尚需借力突厥。颉利可汗大兵南下,最严重时兵逼长安渭桥。但贞观三年(公元629年),唐太宗命李靖等大败东突厥,东突厥灭亡。显庆二年(公元657年),在唐军的追击下,西突厥灭亡。至此,突厥难称大患。之后,大势已去的突厥又组建了后突厥政权,但其内乱频繁,难以回天。

天宝三载后半年,王忠嗣大破突厥,天宝四载,后突厥率众归唐。从此之后,突厥国亡。同样是在这一年,安禄山“以平卢节度使”“兼范阳节度使”,“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五)。李白也在这年被赐金还遣,“一朝去金马,飘落成飞蓬”(李白《东武吟》)。第二年,太真被册封为贵妃,杨家“宠贵赫然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五)。两年后,杜甫困居长安,十年蹉跎。长安这座城市的诗运仿佛意味着某种国运的转移,历史由飘逸的李太白交予了沉郁的老杜甫。十一年后,“渔阳鼙鼓动地来,惊破霓裳羽衣曲”(白居易《长恨歌》)。盛唐,至此盛极而衰。

盛唐并不完美,“朱门酒肉臭”的背面,就是“路有冻死骨”。这里生活着千千万万的普通人,他们和汉高祖一样,都只希望能长久安康。谁又知道,在历史的茫茫微尘中,有多少个张小敬为了守得百姓一日长安,而前仆后继、视死如归呢?

陈忠实第一次知道有稿费

“文革”期间,稿费被取消。1978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,稿酬制度得到恢复。

这一制度恢复不久,原《西安晚报》编辑徐剑铭就收到出版社的一张通知单,让他到财务科去领稿费35元,那是他发表一个相声的酬劳。拿到通知单后,徐剑铭马上去找陈忠实,陈忠实当时正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、革委会副主任。

徐剑铭去的那一天,陈忠实领着一群农民在河滩上战天斗地学大寨。见徐剑铭来了,忙招呼到家喝水。当时,陈忠实的生活非常拮据,家里连茶叶也没有。到家后,他俩在炕上坐了。陈忠实夫人便数落起两个大男人:“整天舞墨弄文顶个屁用,给客人连把椅子都没有,连点茶都没有。”这句话提醒了徐剑铭,他立马掏出那张通知单说:“嫂子呀,从前是白写,往后有稿费了!”陈忠实夫人接过那张出版社的通知单,看了好几遍,拍了两巴掌说:“俺忠实啥时候能拿到这单子就好了!”陈忠实当时眼前一亮:“这条挣钱的门路实在太光辉太灿烂了。”

陈忠实那时候已发表过不少东西,稿费却一分钱也没见过,只是收到过几次卡片,拿着卡片可以到指定书店去领几本书。话又说回来,“文革”时,书店里除了政治色彩浓的书以外别无他选。

当时,不仅陈忠实没见到过稿费,贾平凹也是这样。据作家张敏回忆,1978年初他在《解放军文艺》发表散文《奉献母亲》,得到稿费12元,这笔稿费当时能在粮店买两袋面共100斤,一家四口一个月基本就够了。张敏据说是陕西“文革”后第一个收到稿费的人。

上午收到稿费,下午张敏便去找贾平凹。这位后来名声显赫的大作家,当时竟然也没有见过稿费单子。他拿起稿费单子,一次又一次问:“怎么会是稿费单子?”张敏得意地说:“这确实是一份稿费单,你看上面有《解放军文艺》杂志社的大印。”

□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陈寅恪拒绝“抢运”

1948年12月15日,一架小型飞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,胡适登上飞机,从而拉开了“抢运学人”的序幕。这天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,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及其一家人。当时国民党内主管文化的高官,如王世杰、朱家骅、傅斯年、蒋经国、杭立武等,亲自到机场迎接。陈寅恪一家在南京只住了一晚,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。

这年盛夏,雄心勃勃的陈序经为把岭南大学打造成一流大学,就开启了北平的揽才之行。10月,第一批学人纷纷入驻岭南大学。陈寅恪对陈序经很有好感,曾经应邀担任过岭南大学的教授,这次,他选择了知人善任的陈序经。陈寅恪到达岭南大学的第二天,《岭南大学学报》就登出了“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”的消息,并做了高度评价,足以证明学校准备充分,陈序经安排周密。

1949年6月,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“战时内阁”,杭立武任教育部长。他是国民党“抢运学人计划”与“抢运两院古物”最有力的倡议者。在这段风雨飘摇、很多人都想远走他乡的日子里,杭立武一直未遗忘岭南大学的“二陈”。他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,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应。9月的一天,杭立武拉着财政部长徐堪亲自向陈序经摊牌,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与姜立夫先到香港。其情形已到哀求的地步,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,他马上给陈寅恪十万港币及新房。陈序经当即回答:“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,我盖新房子给他们住。”

其实,在国民政府中,傅斯年是最有可能把陈寅恪“抢运”走的。1928年傅斯年等人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,陈寅恪就是历史组负责人。他深知陈寅恪的价值,也摸透了陈寅恪的性格,与陈寅恪相处甚是融洽。傅斯年在1949年也曾对陈寅恪“屡催赴台”,说已在台湾为陈寅恪准备好了数名助手。坊间还曾传说,只要陈寅恪答应,随时可以派专机。素有史学界“国宝”之称的陈寅恪,没有再离开过大陆、离开过故土。

□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